



古邑今读
名村

三亚水南村

宰相名臣落脚地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



三亚水南村盛德堂。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媛艳 摄

午后的阳光从雨树叶间漏下来，照在盛德堂的青石板上，碎成一片一片。

盛德堂坐东朝西，白墙灰瓦，翘角飞檐。正门两边，灰砖墙上嵌着白色镂空花窗，门上贴一副对联，红底黑字：“汉唐家相支分远，孔孟词章讨论长”。匾额挂在正厅上方，题有“盛德堂”三个字。

这座宅子，曾住过两位贬谪名臣，也借此守住了一段崖州文脉。

这里原是唐相裴度的后裔裴闻义的家。抗金名相赵鼎因遭秦桧迫害、流放崖州，裴闻义不畏强权，把宅院让了出来，赵鼎住下，三年后病逝。后来，另一位抗金名臣胡铨又被贬到这里，裴家又一次敞开了门。八年之后，胡铨北归，临走前，他提笔写下“盛德堂”三个字，又作《盛德堂铭》，称裴氏“盛德必百世祀之”。

盛德堂就在三亚崖州区水南村里。宅子有了故事，村子也跟着有了分量。

水南村比崖州城还老，“先有水南村，后有崖州城。”水南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容显武透露，“当年县治设在水南，就是看中了这里的地势。”

西汉元封元年朝廷设临振县，县治就选在宁远河南岸。此后一千多年，这里一直是琼南的治所重地。

宁远河从高山蜿蜒而下，到了水南村，流速缓了，河面宽了，通航便利、灌溉充足。河水养人，也养文气。自唐至宋元年间，因遭朝廷贬谪、流放到三亚的宰相名臣大都寓居水南村。北宋宰相卢多逊被贬至此，写下“鸚鵡巢时椰结子，鸛鹄啼处竹生孙”，末了感慨“却疑身世在桃源”。

桃源是想象，但对于被流放者来说，水南村确实给了他们一方落脚的土地。

落脚的人多了，文脉便扎下根来。元代诗人王仕熙品评“崖州八景”，其中六景围绕水南村展开。“千树槟榔养素封，城南篱落暮云重”，八景中的“水南暮雨”，成了崖州诗歌版图上最早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文脉虽看不见，却代代流

传。从南宋到清末，四十多位文人墨客为盛德堂题赠诗词。元代的范椈、王仕熙，明代的丘濬、王佐，都在其列。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走进盛德堂，堂内槟榔树笔直挺立，竹丛在墙根下沙沙作响。传统民居的布局，紧凑、密集，重檐硬山顶，外廊设计独具匠心，海南天气热，设计者便想法子通风散热，用最少的外墙包住最多的内部空间。站在天井里抬头，四面屋檐围出一方天，云从檐口缓缓移过。

住在这里的人，不少是贬官名臣的后代，裴、卢……这些姓氏在水南村扎根，一扎就是数十代。

黄道婆也是从水南村走出去的。相传，黄道婆在水南村住了三十多年。三十年，足够一位背井离乡的女子变成手艺精湛的匠人，也足够一种技艺跨越山海，改变一个行业的未来。2023年，“黄道婆在崖州的传说”列入三亚市非遗名录。

人走了，故事还在。黄道婆之后，水南村又踱过几百年的光阴。日子一天天过，盛德堂也一天天“老”了。到后来，墙塌了，瓦掉了，只剩残垣断壁。胡铨亲笔题写的木匾，也难觅踪迹。

2009年，三亚市对盛德堂遗址进行了系统考古发掘。为保留历史原貌，采取了“旧址保护、旁侧新建”的方案：在遗址旁按比例复建了新的盛德堂，原址则通过玻璃顶棚等方式进行保护性展示。如今的盛德堂已成为三亚市文物保护单位，复原工程向公众开放。

“老建筑是地方文化的载体，但光修房子不行，得盘活利用起来。”容显武说。

各方都在行动。2025年省政府批复了《三亚市崖城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（2021—2035年）》。水南村被摆进了核心位置——“一心”，历史镇区和水南村共同构成的全域历史文化保护展示核心；今年9月水南村获评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。

记者走出盛德堂，光从屋顶漫过来，漫过雨树，漫过翘角飞檐，最后落在门槛上。那道门槛，数百年来被无数双脚磨出浅浅的凹槽。

海口挺丰村

羊山古厝 动漫入村

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萃

秋日午后，沿海口羊山大道南行十余公里，拐进龙桥镇，一座“长”在火山岩上的村庄——挺丰村，出现在眼前。这座羊山腹地的琼北火山古村落，凭何跻身首批省级历史文化名村？答案，藏在脚下的石头里，也藏在村里的锣鼓声里。

青灰、赭褐、玄黑的火山石古厝错落排布，石板路两侧是一个个由火山石垒成的庭院，石墙缝隙间青苔斑驳，巷口古井井沿绳痕深勒，静默记录着几代人的晨昏。孝节坊的石匾、古庙的飞檐、石门后的老院落古韵悠悠。

普查显示，村内现存省级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各1处，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4处。一石一井、一坊一庙，共同构成这座琼北火山村落活态的“建筑博物馆”。

“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记忆。”一位正在石巷里晾晒的老人说。千年前，琼北火山喷发留下的玄武岩，被先民凿石为墙，垒起栖居之所；现在，这些粗粝的石墙又成了吸引来客的风景。

行至村中开阔处，隐约传来锣鼓声。琼剧，这株2008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琼州艺苑老树，在羊山地区扎根。逢年过节、公期，村里搭台唱戏，四邻八乡的戏迷自带板凳赶来，一唱就是数夜。台上水袖翻飞、唱腔婉转，台下老人击节轻和、孩童骑在肩头看得入神，一出《荔枝换红桃》，唱的正是羊山人家的烟火情长。

与琼剧同生共长的，还有2009年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海口麒麟舞：每逢春节、元宵、公期，舞者们扮作元帅、土地公、兵卒，“元帅”将麒麟缚于身前，左手扶麟、右手扬鞭，锣鼓催动间，麒麟踏地而舞、昂首吐瑞，祈愿吉祥如意、五谷丰登。村民说，舞麒麟是羊山人迎祥纳福的老规矩，年轻人逢年节仍会聚在一起操练，“老东西，丢不得”。

非遗的“家底”远不止这些。国家级非遗海南椰雕

也在龙桥世代相传。

古村凭何入选？靠的不仅是“存古”，更是“用古”。2021年7月，挺丰村被列为乡村振兴示范村。“羊山地区土地普遍缺水、贫瘠，不宜发展传统农业。过去，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展路径，导致村民收入长期偏低。”挺丰村昌学村民小组组长吴英润回忆，传统农业的路子走不通，村里决定换一条发展路子，即以“动漫产业+羊山文化”打造动漫特色产业基地。

从2019年起，龙华区开始对挺丰村昌学、昌荣片区古村落修缮提升，坚持“修旧如旧”，火山石墙、老木梁、石巷肌理原样保留；又以“政府投入、集体供地”模式建成龙华动漫产业园，老屋化作创作工作室、文创展厅、次元书屋。2022年，首批83位漫画家进驻。

如今，园区累计入驻企业120多家，超200名数字创意人才成为“新村民”，每年40多部国漫作品从这里走向世界，园区累计营收达3.8亿元，带动村民增收1260多万元，村庄年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。

“第一次来就喜欢上了，火山石屋特别有质感，创作需要这种安静的氛围。”入驻园区的漫画家陈航梓说，以前在上海租房做动漫，如今生活成本降低了，创作灵感更多了，“出门就是火山石巷，很多画面直接从生活中来。”

更早进驻的漫画家刘克，已经把家从北京搬到村里，“对于村民来说我可能是个游客，但我更愿意把自己归为昌学村的新村民。”

古村变了，人也回来了。挺丰村党总支书记王宏多介绍，村集体公司与动漫企业合资成立物业公司，探索“物管乡村”治理模式，提供环境清洁、安防巡逻、设施维修等服务，还通过运营动漫IP衍生业态，承接动漫嘉年华、展会等活动，“活动期间，村民摆摊经营日收入最高可达2000元。”外出务工人员纷纷回乡，在家门口开起咖啡厅、农家乐，吃上了“旅游饭”。



在挺丰村，“燚界·漫创社”创业孵化基地内充满动漫元素。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林鸿羽 摄